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一一一回 定日盜警逢場作戲 先期祝壽改扮喬妝

且說丁蔣陸魯四位將白玉堂骨殖盜出，又將埋葬之處仍然堆起土丘。收拾已畢，才待回身，只聽那邊有人啼哭。蔣爺這裡也哭道：「敢則是五弟含冤，前來顯魂麼？」說著話，往前一湊，仔細看來，是個樵夫。雖則明月之下，面龐兒卻有些個熟識。一時想不起來，心內思忖道：「五弟在日並未結交樵夫，何得晝夜來此啼哭呢？」再細看時，只見那人哭道：「白五兄為人世英名，智略過人。惜乎你這一片心血，竟被那忘恩負義之人欺哄了。什麼叫結義，什麼叫立盟，不過是虛名具文而已。何能似我柳青三日一次喬妝，哭奠於你。哎呀！白五兄呀，你的那陰靈有知，大約姪甥也就自明瞭。」蔣爺聽說柳青，猛然想起果是白面判官，連忙上前勸道：「柳賢弟少要悲痛。一向久違了。」柳青登時住聲，將眼一瞪，道：「誰是你的賢弟！也不過是陌路罷了。」蔣爺道：「是，是。柳員外責備的甚是。但不知我蔣平有什麼不到處，倒要說說。」魯英在旁，見柳青出言無狀，蔣平卻低聲下氣，心甚不平。剛要上前，陸彬將他一拉，丁二爺又暗暗送目，魯英只得忍住。又聽柳青道：「你還問我！我先問你：你們既結了生死之交，為何白五兄死了許多日期，你們連個仇也不報，是何道理？」蔣平笑道：「員外原來為此。這報仇二字豈是性急的呢。大丈夫作事，當行則行，當止則止。我五弟既然自作聰明，輕身喪命。他已自誤，我等豈肯再誤。故此今夜前來，先將五弟骨殖取回，使他魂歸原籍，然後再與他作慢慢的報仇，何晚之有？若不分事之輕重，不知先後，一味的邀虛名兒，毫無實惠，那又是徒勞無益了。所謂『運籌帷幄，決勝千里』，員外何得怪我之深呀？」柳青聽了此言大怒，而且聽說白玉堂自作聰明、枉自輕生，更加不悅，道：「俺哭奠白五兄是盡俺朋友之誼，要那虛名何用？俺也不合你巧辯饒舌。想白五兄生平作了多少驚天動地之事，誰人不知，那個不曉，似你這畏首畏尾，躲躲藏藏，不過作鼠竊狗盜之事，也算得運籌與決勝，可笑呀，可笑呀！」旁邊魯英聽到此，又要上前。陸彬攔道：「賢弟，人家說話，又非拒捕，你上前作甚？」丁二爺也道：「且聽四兄說什麼。」魯英只得又忍住了。蔣爺道：「我蔣平原無經濟學問，只這鼠竊狗盜，也就令人難測。」柳青冷笑道：「一技之能，何至難測呢。你不過行險，一時僥倖耳。若遇我柳青，只怕你討不出公道。」蔣平暗想道：「若論柳青，原是正直好人，我何不將他制伏，將來以為我用，豈不是個幫手！」想罷，說道：「員外如不相信，你我何不戲賭一番，看是如何。」柳青道：「這倒有趣。」即回手向頭上拔下一枝簪來，道：「就是此物，你果能盜了去，俺便服你。」蔣爺接來，對月光細細看了一番，卻是玳瑁別簪，光潤無比，仍遞與柳青，道：「請問員外定於何時？又在何地呢？」柳青道：「我為白五兄設靈遙祭，尚有七日的經懺。諸事完畢，須得□日工夫，過了□日後，我在莊上等你。但止一件，以三日為期。倘你若不能，以後再休要向柳某誇口，你也要甘拜下風了。」蔣平笑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！過了□日後，俺再到莊，問候員外便了。請。」彼此略一執手，柳青轉身下嶺而去。這裡陸彬魯英道：「蔣四兄如何就應了他？知他設下什麼埋伏呢？」蔣平道：「無妨。我與他原無仇隙，不過同五弟生死一片熱心。他若設下埋伏，豈不怕別人笑話他麼？」陸彬又道：「他頭上的簪兒，吾兄如何盜得呢？」蔣平道：「事難預料。到他那裡還有什麼刁難呢，且到臨期再作道理。」說罷，四人轉身下嶺。此時水手已將骨殖罐安放好了。四人上船，搖起槳來。

不多一會，來到莊中，時已四鼓，從北俠為首，挨次祭奠，也有垂淚的，也有歎息的。因在陸彬家中，不便放聲聲哀，惟有徐慶咧著個大嘴痛哭，蔣平哽咽悲泣不止。眾人奠畢，徐慶蔣平二人深深謝了大家，從新又飲了一番酒，吃夜飯，方才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蔣爺與大眾商議，即著徐慶押著罈子先回衙署，並派兩名伴當沿途保護而去。這裡眾人調開桌椅飲酒。丁二爺先說起柳青與蔣爺賭戲。智化問道：「這柳青如何？」蔣爺就將當日劫掠黃金述說一番。因他是金頭太歲甘豹的徒弟，慣用蒙汗藥酒，五鼓雞鳴斷魂香。智化道：「他既有這樣東西，只怕將來倒用的著。」

正說之間，只見莊丁拿著一封字柬，向陸大爺低言，說了幾句。陸彬即將字柬接過，拆開細看。陸彬道：「是了，我知道了。告訴他修書不及，代為問好。這些日如有大魚，我必好好收存。等到臨期，不但我親身送去，還要拜壽呢。」莊丁答應，剛要轉身，智化問道：「陸大弟，是何事？我們可以共聞否？」陸彬道：「無甚大事，就是鍾雄那裡差人耍魚。」說著話，將字柬遞與智化。智化看畢，笑道：「正要到水寨探訪，不想來了此柬，真好機會也。請問陸賢弟，此時可有耍魚？」陸彬道：「早間漁戶報到，昨夜捕了幾尾大魚，尚未開簪。」智化道：「妙極。賢弟吩咐管家，叫他告訴來人，就說大王既然用魚，我們明日先送幾尾，看看以為如何。如果使得，我們再照樣捕魚就是了。」陸彬向莊丁道：「你聽明白了？就照著智老爺的話告訴來人吧。」莊丁領命，回覆那人去了。

這裡眾人便問智化：「有何妙策？」智化道：「少時飯畢，陸賢弟先去到船上揀大魚數尾，另行裝口。待明日我與丁二弟改扮漁戶二名，陸賢弟與魯二弟仍是照常，算是送魚。額外帶水手二名，只用小船一隻足矣。咱們直入水寨，由正門而入，劣兄好看他的佈置如何。到了那裡，二位賢弟只說：『聞得大王不日千秋，要用大魚。昨接華函，今日捕得幾尾，特請大王驗看。如果用得，我等回去告訴漁戶，照樣搜捕。大約有數日工夫，再無有不敷之理。』不過說這冠冕言語，又盡人情，又叫他不懷疑忌。劣兄也就可以知道水寨大概情形了。」眾人聽了，歡喜無限，飲酒用飯。陸魯二人下船揀魚。這裡眾人又細細談論了一番。當日無事。

到了次日，智爺叫陸爺問漁戶要了兩身衣服，不要好的。卻叫陸魯二人打扮齊整，定於船上相見。智爺與丁二爺惟恐眾人瞧看發笑，他二人帶著伴當，攜了衣服，出了莊門，找了個幽僻之處改扮起來。脫了華衣，抹了面目，帶了斗笠，穿了漁服，拉去鞋襪，將褲腿卷到膝之上。然後穿上褲叉兒，繫上破裙，登上芒鞋，腿上抹了污泥。丁二爺更別緻，發邊還插了一枝野花。二人收拾已畢，各人的伴當已將二位爺的衣眼鞋襪包好，問明下船所在。到了那裡，卻見陸魯二人遠遠而來，見他二人如此妝束，不由的哈哈大笑。魯英道：「猛然看來，直彷彿王二與俏皮李四。」智化道：「很好，我就是王二，丁二弟就是俏皮李四。你們叫著也順口。」吩咐水手，就以王二李四相稱。陸魯二人先到船上。智丁二人隨後上船，卻守著漁口，一邊一個，真是賣藝應行，幹何事，司何事，是再不錯的。陸魯二人只得在船頭坐了，依然是當家的一般。水手開船，真奔水寨而來。

一葉小舟，悠悠蕩蕩。一時過了五孔大橋，卻離水寨不遠。但見旌旗密布，劍戟森嚴。又到切近看時，全是大竹紮縛，上面敵樓，下面甕門，也是竹子做成的水柵。小船來到寨門，只聽裡面隔著竹柵問道：「小船上是何人？快快說明。不然，就要放箭了。」智化挺身來到船頭，道：「你放嗎箭呀？俺們陳起望的當家的弟兄都來了，特特給你家大王送魚來了。官兒還不打送禮的呢。你又放箭做嗎呢？」裡面的道：「原來是陸大爺魯二爺麼，請少待，待我回稟。」說罷，乘著小船不見了。

這裡智化細細觀看寨門，見那邊掛著個木牌，字有碗口大小。用目力觀視，卻是一張招募賢豪的榜文。智化暗道：「早知有此榜文，我等進水寨多時矣，又何必費此周折。」正在犯想，忽聽鼓樓咕嚕咕嚕的一陣鼓聲，下面接著啞啞啞啞幾棒鑼鳴，立刻落鎖抬門。吱嚶嚶門分兩扇，從裡面衝出一隻小船，上面有個頭目，躬身道：「我家大王清二位爺進寨。」說罷，將船一撥，讓出正路。只見左右兩邊卻有無數船隻一字兒排開，每船上有二人帶刀侍立，後面隱隱又有弓箭手埋伏。船行未到數武，只見路北有接官廳一座，擺設無數的兵器利刃，早有兩個頭目迎接上來，道：「請二位爺到廳上坐。」陸魯二人只得下船，到廳上遜座獻茶。頭目道：「二位到此何事？」陸彬道：「只因昨日大王差人到了敝莊，寄去華函一封，言不日就是大王壽誕之期，要用大魚。我二人既承鈞命，連夜叫漁戶照樣搜捕。難道頭領不知，大王也沒傳行麼？」那頭目道：「大王業已傳行。這是我們規矩，不得不問。再者也好給跟從人的腰牌。二位體要見怪。」

原來此廳是鍾雄設立，盤查往來行人的。雖是至親好友進了水寨，必要到此廳上。雖不能掛號，他們也要暗暗記上門簿，記上年月日時，進寨為著何事，總要寫個略節。今日陸魯之來，鍾雄已然傳令知會了。他們非是不知道，卻故意盤查盤查，一來好登門簿，二來查看隨從來幾名，每人給腰牌一個。待事完回來時，路過此處，再將腰牌繳回。一個水賊竟有如此規矩！

且說頭目問明了來歷。此時水手漁戶既然給了腰牌，又有一個頭目陪著陸魯二人從新上了船，這才一同來到鍾雄住居之所。好大一所宅子，甚是喧赫，猶如府第一般。竟敢設立三間宮門，有多少帶刀虞候兩旁侍立。頭目先跑上臺階，進內回稟。陸魯二人在階下恭候。智爺與丁二爺抬著魚口，遠遠而立，卻是暗暗往四下偷看。見周圍水繞住宅，惟中間一條直路卻甚平坦。正南面一座大山正是軍山，正對宮門。其餘峰嶺不少，高低不同。原來這水寨在軍山山環之間，真是山水匯源之地。再往那邊看去，但見樹木叢雜，隱隱的旗幟招展，想來那就是早寨了。

此時卻聽見傳梆擊點，已將陸魯弟兄請進。遲不多會，只見跑出三四人來站在臺階上點手，道：「將魚抬到這裡來。」智爺聽見，只得與丁二爺抬過來，就要上臺階兒。早有一人跑過來道：「站住！你們是進不去的。」智化道：「俺怎麼進不去呢？」有一人道：「朋友，告訴你，這個地方大王傳行的緊，閒雜人等是進不去的了。」智化道：「怎麼著？難道俺們是閒雜人？你們是幹嗎的呢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們是跟著頭目當散差使，俗名叫作打雜兒的。」智爺道：「哦！這就是了。這末說起來，你們是不閒盡雜了。」那人聽了，道：「好呀！，真正會說。」又有一個道：「你本來胡鬧，張口就說人家閒雜人，怎麼怨得人家說呢？快著吧。忙忙接過來，抬著走吧。」說罷，二人接過來，將魚口抬進去了。

不知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